

讓自己成爲自己最可靠的後盾



光陰流轉,歲月更迭,總有人不斷走進你的生命里,但能夠讓你敞開心扉的人卻越來越少。

如果說成長必須要付出代價的話,那麼大概就是越長大越孤單,越長大越沉默。即便心里有許多酸楚和無奈,也努力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,去做一個懂事的大人。

1,日復一日的爲生活忙碌奔波,有些話,不能說。因爲你已經不是那個難過了有人哄,摔倒了有人扶的小孩。如今,雙親已經漸漸變老,而你扮演了孩子的父母,許多的苦,許多的難,都要自己去揹負。

爲了不讓最親的人憂心,爲了不給最愛的人添麻煩,日常的忙亂,工作的壓力,都默默承受。明明有許多委屈和辛酸,話到嘴邊都成了輕描淡寫的一句“我沒事,一切都好”。

2,走在荆棘叢生的路上,有些話,不必說。沒有人會花費多餘的時間去聽你抱怨,更沒有人會隨時隨地幫你分擔,那些壓在你肩上的沉重,在別人眼里也許根本不值得一提,即便說的再多也得不到想要的幫助。

自己的艱難,終究要自己承擔;自己的難關,終究要自己去闖。或喜或悲,或哭或笑,別人體會不到,也代替不了。

3,歷經人情冷暖,有些話,不想說。因爲對不懂自己的人,說再多都是多餘,你所受過的傷不被心疼,你內心的煎熬不被理解。哪怕你的世界已經兵荒馬亂,別人也只是一笑而過。世上沒有感同身受,與其將心事全數吐露,倒不如沉默不語,好的壞的都自己消化。隨着年齡的增長,越來越沉默。是因爲,有些話,不能說;有些話,不必說;有些話,不想說。爲了不讓家人擔心,再苦再累,也自己扛。

人生路上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處,一切唯有自渡。當看遍了人情冷暖,便不再去依賴誰,而是自己成爲自己最可靠的後盾。在人世間行走,既然無法逃避,那麼只有去面對和承受,既然無處訴說,那麼只能自己默默熬過所有。



能見度一詞,流行于媒體,與霧霾有直接的關係。我們的手機上,也常常收到氣象部門關於能見度小於500米、200米、100米、50米的黃色、橙色、紅色預警信號。而預警信號的作用和意義也是非常明確的,那就是告訴開車的人們,能見度越低,危險度越高。能見度,說到底就是安全度。

霧霾的能見度,眼睛看得見。爲了安全,人們可以選擇不開車,或者慢開車。然而,人生的能見度,就沒有這麼直觀了。人生中,許多的危險,人們缺乏認識,許多的利欲,迷住了人們的雙眼,結果發生了事故,後悔莫及。

比如賭錢,許多人以為自己能掌控。結果到了賭桌上,就身不由己,弄得傾家蕩產,妻離子散;有些人喝酒,開始心里還有個計劃,少喝一點。但喝着喝着,醉了說沒醉,不能喝了還要喝,完全控制不了自己。醉了有些人還要開車,結果釀出悲劇來;有些人明知販毒是犯法,但在巨大的誘惑面前,僥倖心理成爲霧障,不惜以身試法,結果走上不歸路;貪污腐敗,金錢美色,是一道官場迷霧,一些貪官卻以爲是風景。慾望的驅使,手中權力的便利,給了他們動力。在這種能見度極低的人生迷霧里,有些官員總以爲自己聰明,能把控住人生之車。卻不料越試越肥,權力之車,越開越快,最後剎車失靈,偏離正確的人生之路,車翻人毀。

大自然的霧霾,影響行車安全,人們可以靜待雲開霧散。而人生的迷霧,卻因人而異,不是說散就散的。有些人,吃過苦頭後,會幡然醒悟;有些人,經高人指點,也能化險爲夷;有些人,經過自我修煉,也能耳聰目明,能看清人生的前路;有些官員違法違紀,經過組織幫助教育,也能改正錯誤,重歸正途。

父親的手藝

父親生前最拿手的手藝是削梨子,他能夠將一個梨子削出完整的一條皮。

在他用一把旅行小刀小心翼翼地削梨子的時候,我神經緊張,心里滿是擔心,怕梨子的皮被他削斷。這長長的一圈梨子皮,像一件小小的外衣,被我的父親重新覆蓋在果實上。當我從他的手中接過梨子時,我得到的不僅僅是汁液甜美的果實,還有這螺旋狀的果皮。這類似於一種饋贈,是父親給我童年的饋贈。

父親削梨子獲得的快樂甚於他注視我啃梨子獲得的快樂,他喜歡炫耀這爲人父的一門簡單手藝。我知道,爲了他的兒子,他總是在平白無故地浪費自己的精力,削梨子只是其中的一種。同我母親的看法一樣,我也不認爲那完整的一圈果皮是藝術品,但我至今懷念它在一個男人的水果刀下最終形成的那個瞬間。

人生的能見度



只有那些在人生的霧霾里毀了人生的,只能留下一聲嘆息,一地遺憾。

人世間,慾望處處在。人生里,霧霾時時有。人生的能見度,決定了人生的安全度。一個人,如何度過一生,實在是仁者見仁,智者見智。但無論怎樣的人生,都有一個基本的常識,那就是必須要有一個平安的人生。而人生平安,又有兩個方面,一是身體平安,不因自己的大意和無知帶來災禍,給自己造成身體傷殘。一是事業平安,不因違法違紀、失德失信而毀了事業前途。

每個人來到人世,都是一輛開往人生終點的車。而一個人的學識、修養、品德、追求,決定了一個人的能見度。因爲人生能見

度的不同,所以,結局也各不相同。有的人一路順暢,有的人崎嶇曲折。有的人目標明確,有的人迷失方向。有的人平安前進,有的人車毀人亡。

人生的能見度,不是用眼睛去看,而是要用心靈去感受。看似很神秘,其實也簡單。第一,要選擇一條正確的人生之路。人生之車,總要在人生之路上前行。其次,要堅持努力。一個人努力的程度,就是人生之車前進的速度。在相同的時間里,爲何有的人走得很遠,有的人裹足不前?這與努力的程度有關。再次是,要懂得約束。即要約束慾望,懂得愛財要取之有道,遵守道德。要遵守公德,遵守法紀,遵守道義。遠離危險,保護人身安全。健康的身體,才是人生夢想的有效載體。

如果一個人越活越幸福,越活越快樂,說明其人生的能見度就越清晰。

我知道,爲了對付一個梨子,父親使用了暗力,刀鋒的旋轉恰到好處,這完全不像他大大咧咧,粗心的一生。我記得那時我捧着完整的果皮也無甚感激,往往還會當着

父親的面將它撕扯開來,卻並不會招致他的訓斥。這條沒有在他手中折斷的果皮,是他故意留給我撕的。於是我知道,爲了保持它的完整,他曾經是多久小心翼翼。

作者:宋烈毅



晚上10點,中風出院的父親回到家。親戚們第一時間前來探望,每個人都說着自以爲能安慰父親的話,有幾個親戚一進門就抱着父親哭。父親倒是很淡然,一副無所謂的樣子:“這不是回來了嘛,哭什麼?”

折騰到凌晨1點多,人潮終於散去,父親這才露出真實、窘迫的樣子。住院3個月,父親已經變得有些陌生:由於手術的需要,頭髮剪短了,背似乎也彎了,說話含混不清,沒說幾句就喘。記憶中那個講話總是很大聲、總要在親戚面前擺一副江湖大佬樣子的父親,不見了。

父親笑着對我說:“沒事,再過一個月就可以像從前那樣了。”我點點頭,張了張口,不知道怎麼接話。父親還想回到過去,回到他還是家庭頂梁柱的那個時候。我心里清楚,那是不可能的事了。第二天一早,他就摔倒了。當時母親去買菜,我聽到沉悶的一聲,跳下床,趕到他的房間時,他已倒在地上。我別過頭假裝沒看見他的狼狽樣,死命去拖他。當時100斤左右的我,怎么也拖不動160多斤的他。他也死命地出力,想幫自己的兒子一把,最終還是失敗了。

他和我同時真切地感受到疾病在他身上堆積的重量。他笑着說:“你別着急,我慢慢適應。”他小心地支起右腿,摸索着該有的平衡,用力一站,人是立起來了,隨即卻像倒塌的房屋一樣,直直地往右邊傾倒。我慌忙冲上前,從右邊扛住他,但他的體重獲勝了,我們再次摔倒在地,好久都說不出一句話。最後,父親掙扎着調動臉上的肌肉對我笑,但那個笑,最終扭曲成一個我描述不出的表情。

在父親剛回家的那幾天,所有家庭成員都意識到,自己是在配合他演一齣戲,主旨是傳達一種樂觀的情緒,一種對彼此、對未來的信心,然後揣摩各自的角色和準確的台詞。

母親是個堅毅的女人,父親在床上大小便時,她笑着說:“你看,你怎麼像小

孩子呢?”自己倉促地笑完,便轉身出去黯然而清理床單。這個笑話很不好笑,但她必須說。清理完床單之後,一個人去看守那個已經停業很久的加油站——那是全家人的生計。

姐姐是個乖巧的女兒,一直努力履行職責:喂父親吃飯,替他按摩痲痹的半身,幫母親做飯。

而我,知道自己應該是準一家之主了。像一個急需選票的政客一樣,要察覺這幾個人的各種細膩表情,以及表情背後的真實心境,然後準確地分配精力,出現在他們身邊。

二 父親以爲自己找到康復的方法了。有一天晚上,他興奮地拉住我講,他明白了,自己的左半身只是脈絡不通。他說:“只要我不斷活動,活血冲死血,冲到最後,我身體的另一半就會活過來的。”

他第一天試驗從家里走到彎道市場要多久,走到來不及回來吃午飯,最後我們三人兵分三路,终于在離家不遠的拐角處找到了他。我走過去大概20分鐘,他一早拼命挪動6個小時才能到達。

但他覺得這是個好的開始。“起碼我知道現在的起點了。”他說。

第二天,他的方案出來了:早上8點出發,走到小巷的盡頭折返回來,這樣他可以趕在12點回來吃午飯。吃完飯,休息1小時,一點半出發,走到更遠的彎道市場,可以在晚上7點鐘趕回來吃晚飯。晚上則待在家里,堅持站立,訓練左腳。

每天晚上,大家都會陪他一起做抬左腳的運動。這項運動經常以家庭4人比賽的方式進行,我們都有

意無意地讓他贏,然後大家在慶祝聲中,疲倦但心情美好地睡去。

三 從夏天堅持到秋天,父親開始察覺,自己的左腿依然只有膝關節有掌控感,更讓他恐慌的是,他的腳指頭一個個失去了知覺。他對時間更苛刻了。

這天,按照天氣預報,父親生病後的第一場颱風就要來了。我要去關門,卻被父親叫住:“不能關,我待會兒要出門。”我生氣地說:“颱風天出什麼門!”父親說:“我要鍛煉。”

父親連飯都不吃了,拿着拐杖就往門外挪。我氣急了,想搶下拐杖,他拿起拐杖就往我身上打。母親趕緊起身去把門關上。父親咆哮着一步步往門口挪,他用右手拿着拐杖維持住平衡,偏癱的左手設法開門,卻始終打不開。他開始用拐杖死命敲打那門,邊哭邊罵:“你們要害我!你們就不想我好!”我氣急了,把門打開,說:“你走啊,沒有人攔你!”

父親不看我,小心翼翼地挪動那笨拙的身軀。剛一出門,風裹着暴雨,像掃一片葉子一樣,把他直接掃落到路的另一側。我冲上前要扶起他,他顯然還有怨氣,一把將我推開,一個人在那兒掙扎。母親默默地走過去,用身體頂住他的左側,他慢慢地站立起來。母親想扶着他進家門,他霸道地將母親一把推開,繼續往前走。

風夾着雨鋪天蓋地而來。他的身體顫顫悠悠,像雨中的小鳥一樣,渺小、無力。鄰居們也出來了,每個人都叫喚着,讓他回家。他像沒聽見一樣,繼續往前挪。

一陣大風刮來,他又摔倒了。鄰居要去幫他,他一

臺風中的父親



把推開。他放棄站起來的想法,就趴在地上,像只蜥蜴,手腳並用地往前挪……最終,他筋疲力盡了,才由鄰居幫忙抬着回了家。休息到下午4點多,他又拿了拐杖,往門口冲。

那一天,他就這樣折騰了3次。第二天,颱風還在,他已經不想出門,也不開口說話,甚至不願意起床了。他心里的某些東西完全破碎了。

四 疾病擊垮了他,同時也釋放了他。他不再假裝堅強,會突然對着自己不能動的手臂號啕大哭,甚至扔掉了父親這個身份該具備的樣子,開始像小孩一樣撒嬌。

雖然父親像個孩子一樣,拉着我不讓我遠行,但他最終接受了我北京工作的決定。我沒日沒夜拼命工作了3年,攢了將近20萬元。我心里萌生了一個奢侈的計劃:再過兩年,把父親送到美國看病,聽說那里有一種儀器,能把堵在他大腦里的那個瓣膜拿出來,這樣他就能找回他的左半身。直到那個下着雨的傍晚,我突然接到了堂哥的電話——父親走了!下午4點多,母親回到家,看他昏倒在地上,趕忙叫堂哥開車送他到醫院急救,但在路上,他已經不行了。

我輾轉到家,已經是晚上11點多。我哭不出來,一直握著父親的手,那是冰冷而且僵硬的手。我壓抑不住憤怒,大罵着:“你怎麼這麼沒用!摔一跤就沒了,你不是不想死嗎?你怎麼一點兒語言都不守!”

父親的眼睛和嘴角突然流出一條條血水來。親戚拉住我說:“人死後靈魂還在身體里,你這樣鬧,他走不開,會難過到流血水,他一輩子已經夠難了,讓他走吧。”

我驚恐地看着不斷涌出的血水,像哄孩子一樣輕聲說:“您好好走,我不怪您,我知道您已經很努力了……”哄着哄着,我終於忍不住號啕大哭起來。

作者:蔡崇達